

續資治通鑑

冊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二起闕逢執徐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

皇帝帝名曙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母曰仙遊縣君任氏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于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並隨

以衣承之復戲于空中其一龍視王曰吾非王所能有也及帝生赤光滿室或見黃龍游光中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景祐三年賜名宗實授左監門衛率府副率累遷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嘉祐七年八月立為皇子改今名

治平元年遼清寧十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 戊戌太白

晝見 景靈宮使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宋庠請老

〔攷異〕宋史庠傳英宗即位移鎮武軍軍蓋寧之譌今依長編改正帝初即位以大臣故未忍

遽從乃命判亳州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晚愛信

幼子頗致物議至是諫官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
隨帝曰庠老矣奈何不使其子從之乎 癸丑詔減
壽聖節所賜師號紫衣祠部戒牒故事聖節所賜三
百道而貴妃修儀公主猶別請至是減爲二百而別
請者在數中 甲寅雄州奏歸信容城縣報遼人追
賊有七騎奔入南界逐出之詔河北沿邊安撫司北
界賊盜來奔卽逐出若有劫略捕送本國如婦女老
小避賊入境善諭遣之 遼南府宰相楊績出知興
中府 知唐州司農少卿趙尙寬再任歲滿特遷光
祿少卿賜錢二十萬復留尋以母喪去尙寬在唐州
前後凡五年修舊起廢興輯勸課有實效焉 同知
諫院呂誨奏先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卽左右近侍
悉引避於兩廡故從容論議事無泄於外者臣近登

對皆不引避立於殿隅板門之內欲乞指揮自今引
避如故事從之 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
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
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
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
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
學士王珪等議唐代宗卽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
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卽位亦
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卽孝經周公嚴父之
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
錢公輔議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

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夫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爲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元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真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

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中丞王疇以爲珪等議遺
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
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
以配祖考然則祖考配帝從來遠矣請依王珪等議
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
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放唐貞觀顯慶故
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
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竝侑對越昊穹厚澤
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陷四聖爲失禮導
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
誨議曰孝子之心孰不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
不敢踰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
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

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景祐中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穆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黜祖而進父也必若此行之不獨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案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竝可配天符於孝經之說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父嚴祖

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仁宗繼體保成致天下于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攷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

（攷異）李燾曰王疇議實錄本志及會要並不載今

于疇傳內撥出增入詔文云臺諫講讀再詳定

二月戊辰命

韓琦提舉修撰仁宗實錄 辛未令西京左藏庫副

使緣界河巡檢都監趙用再任從高陽關及河北緣邊安撫司之請也用才武果敢而熟邊事虜人以鹽船犯邊禁者用剖船而沈之虜人畏用以其出常乘虎頭船謂之趙虎頭 己卯詔春分祀高禩罷用弓矢弓韜進酒脯及宮人飲福受胙之禮以在諒闇故

也 是月遼禁南京民決水種粳稻 三月丁酉朔

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
興例蠲其半餘聽漸還 命入內都知任守忠權戶
部副使張燾提舉三司修造案向當公事張徽作仁
宗神御殿于景靈宮西園殿成名曰孝嚴別殿曰寧
真燾因請圖乾興文武大臣于殿壁繪像自此始京
師賦麩於酒戶有常籍無論售與不售或至破產以
償燾請廢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麩多寡以售自是課
增數倍嘗與三司使議鑄錢事帝詰難皆不能對燾
徐開陳帝是之既退令左右記姓名燾亢兄弟也
己酉司馬光言竊聞近日陛下聖體甚安奉事皇太
后昏定晨省未嘗廢闕豈獨羣臣百姓之福乃宗廟
社稷之福也陛下既爲仁宗之後皇太后卽陛下之

母今濮王既沒陛下平生孝養未盡之心不施之於皇太后將何所用哉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以協天下之望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閒陛下母子不顧國家傾覆之憂而欲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讒佞不能閒也光又言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一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也今陛下與當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間情僞未甚盡知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進見及
奏事者亦望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開廣聰明裨益
大政它日光進對又言皇太后母也陛下子也皇太
后母儀天下已三十年陛下新自藩邸入承大統萬
一兩宮有隙陛下以爲誰逆誰順誰得誰失又仁宗
恩德在民藏於骨髓陛下受其大業而無以報之將
何以慰天下之望凡人主所以保國家者以有威福
之柄也今陛下卽位將近期年而朝廷政事除拜賞
罰一切委之大臣未嘗詢訪事之本末察其是非有
所予奪臣恐上下之人習以爲常威福之柄寢有所
移則雖有四海之業將何以自固凡此利害之明有
如白黑取捨之易有如反掌陛下今日回意易慮猶
爲未晚若固守所見終無變更臣恐日月寢久釁隙

愈深不可復合威權已去不可復收後雖悔之無及已光尋以言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臣鄉所言二事若不能行雖日待丹旻有何所益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使慈母歡欣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方亦猶在陛下之側也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而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爲順兩漢而下母后臨朝者皆嗣君冲幼親爲輔翊竝坐簾幃之下專其聽斷幼君旣長故有復辟之議今日之事有異於是先帝拔陛下於宗族之中以賢且長付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

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唯內勤孝養率中宮盡禮則婦姑之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持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閒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邪誨遂言于皇太后曰殿下保佑聖子積三十年輔翊又逾期歲寰宇寧泰廟社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以萬機浩繁勞身焦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厲如此在于聖慮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咨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翊政之道亦無所損豫宣教命誕告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

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夏四月辛未詔以河北州縣官吏補義勇不足令轉運司劾治都轉運使趙抃奏初受詔官多已罷吏多死徙今官吏多新至若皆治則新至者被罪請以歲盡爲限不足乃劾治詔從之其河災州軍令以漸補初抃至大名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公雖欲舉職恐事無比奈何抃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卽往視之昌朝初不說及是官吏以募義勇不足當坐者八百餘人抃奏請寬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媿服丁丑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有請帝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

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
 更少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前代帝王升遐後宮下陳者盡放
 之出宮還其親戚所以遂物情重人世省浮費遠嫌
 疑也竊惟先帝恭儉寡欲後宮侍左右承寵渥者至
 少而享國日久歲增月積掖庭之閒冗食頗衆陛下
 以哀恤之初未忍散遣今山陵祔廟大禮俱畢謂宜
 舉前代故事應先帝後宮非御幸有子及位號稍貴
 并職掌文事之人其餘皆給與妝奩放遣出外各令
 歸其親戚或使任便適人書之史冊亦聖朝一美事
 也癸未放宮人百三十五人（攷異）長編作三百三十五人今從宋史本紀甲
 申御邇英閣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
 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

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爲常帝自卽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每不喜進藥呂公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衆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飲食起居之閒衆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廟自愛不可不謹帝爲之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言伏見權御史中丞王疇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諸寺觀祈雨朝廷雖從其請至今車駕未出臣愚以爲車駕暫出近在京城之內亦何必拘瞽史之言選揀時日伏望斷自聖心於一兩日

閒車駕早出爲民祈雨以副中外之望甲午祈雨於相國大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瞻望驩呼相慶五月己亥詔自今水旱命官禱於九宮貴神從胡宿言也丁未命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同修起居注邵必編集仁宗御製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先是帝疾稍愈自去年秋卽閒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所乃因帝祈雨還令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嘗一日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卽合求退顧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于是琦詣東殿覆奏帝所裁

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求去太后曰相公安可退我當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鑾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攷異〕李燾曰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邵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

別錄其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庚戌帝

始日御前後殿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今陛下南向負展以臨羣臣原其本始由皇太后擁翊顧復而然而推避威福能以國柄專歸陛下雖古之賢后不能加也請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服承衛之等威

百司供擬之制度它時尊稱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
典凡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章大以發揚母
后之功烈則孝德昭於天下矣帝從之即日詔中書
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辛亥帝問執
政積弊甚衆何以裁救富弼對曰須以漸釐改又問
以寬爲治如何吳奎對曰聖人治人固以寬然不可
以無節書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又問前代宗室弼
對曰唐時名臣多出宗室奎曰祖宗時宗室皆近親
然初授止於殿直侍禁供奉官不如今之過也朝廷
必爲無窮計當有所裁損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
旨出入唯不鳴鞭它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故事有
所取索本閣使臣錄聖旨付所司其屬中書樞密院
使臣申狀皆覆奏卽施行 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各

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使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份同
平章事初議除拜帝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
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
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帝固請乃許 學士院奏詳
定改律敕官文書與御名同者凡二十字餘令依此
以音義改避從之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

宗廟社稷及宮觀

癸亥宰臣韓琦等奏請尊禮濮

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
縣君任氏詔須大祥後議之 司馬光上皇太后疏

曰竊聞道路之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勤
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
進見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閒已復遣去如此
母子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推其本原

蓋由皇帝遇疾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
語言互相閒謀遂使兩宮之閒介然相失久而不解
殿下濬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
乃宗廟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
不自安力謀離閒願深察其情勿復聽納遠斥其人
勿置左右使兩宮之歡一皆如舊則殿下坐享孝養
眉壽無疆國家乂安名譽光美其與信任讒慝猜防
百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者得失相去遠矣 閏月
癸酉步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知雄州趙滋卒贈遂
州觀察使滋在雄州六年遼人憚之遼大饑舊制米
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使如廂兵莫
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于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

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復自譽此其短也
戊寅帝問執政唐明皇治致太平末年何以至此富弼對曰明皇初平內亂厲精求理爲政得人所以治安末年任非其人遂至禍亂人主惟在擇人決不可使姦人當國事也吳奎曰明皇用王忠嗣統制萬里可矣安祿山之桀黠亦令統制萬里安得不兆亂乎帝皆以爲然己丑以御史中丞王疇爲翰林學士召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知瀛州唐介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帝面諭介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先是翰林學士馮京數請解開封府事補外帝問輔臣曰京曷爲求去韓琦曰京領府事頗久必以繇劇故求去耳又問京爲人何如琦曰京在開封歲餘處事無過求之高科中有

足嘉者又問賈黯何如人歐陽修曰黯爲人剛直但思慮或有不至耳琦因言羣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於進退實係天下利害不可不察六月己亥進封皇子淮陽郡王頊爲潁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增置宗室學官詔大宗正教授有不職者輒舉以聞癸卯貢院奏準皇祐四年詔娶宗室女補官者不得應舉案貢舉條制進納及工商雜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今宗室壻皆三世食祿有人保任乃得充選豈可以姻連皇族遂同贓私罪戾之人乞許其應舉以廣求賢之路從之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潁王下詔荅不允帝旣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于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

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
宗惠允升子也帝在藩邸知其賢故擢用焉謝日告
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卽所居築堂曰聞義日與學士
大夫講肄其閒以身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
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 戊申詔大敕繫位皇子頊
在富弼上顯在宋庠下 辛亥詔增邈川首領嘉勒

斯賚

舊作喚斯
羅今改

年賜又增其妻子孫及親信穹廬官封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徙密州觀察使宗旦
等七人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 知太原府

陳旭言母老請揚湖越一州庶便奉養以邊臣當久
任難於屢易不許 乙卯帝謂宰臣曰程戡何如人

對曰戡在鄜延已三歲習邊事帝曰延州都監高遵
教卒戡數言其能績乞加贈恤此高瓊族子朕知其

為庸人也戮必以后故耳大臣苟如此朕何所賴焉

戊午以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潁王府翊善賜

金紫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參軍

侍講孫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時淮陽郡王

進封潁王而東陽郡王顥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

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王記室侍講潁王性謙虛眷

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

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近習以弓樣靴進

維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毀去帝始疾甚時出語頗

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維等極諫曰上已

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繼之猶懼不逮不然父子

俱受禍矣王感悟它日太后謂輔臣曰皇子近日殊

有禮皆卿等擇宮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曹佾

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及思
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總
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王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
而已它勿有所預也 辛酉太白晝見 太常寺奏

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

駕部郎中路綸獻其父振所撰九國志五十卷詔

以付史館振在真宗時知制誥九國者吳南唐閩漢

南漢楚西楚吳越蜀後蜀也 壬戌歲星晝見 癸

亥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余靖卒贈刑部尚書諡曰

襄 秋七月庚午詔自今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

從京東提點刑獄王綱所言以重長民之官也 壬

申遼決諸道囚 丙子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誠

州團練使棟戢舊作董
斲今改爲順州防禦使 辛巳遼禁

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誘取財物 八月壬寅遼

主如懷州謁太宗穆宗廟 丙辰以宣政使入內都

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副使蘄州安置

初帝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冝行及帝即位

不豫遂交構兩宮閒于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

兩以獻皇后因受賞賜司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言

守忠有大罪十皆陛下所親見衆人所共知其餘欺

慢為姦恣橫不法事不可勝言伏望陛下盡發其罪

明示四方斬于都市以懲姦慝帝納其言翼日遂黜

守忠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關宮闈光又疏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

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

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頗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
帝親授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協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
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人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
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邪上躡弼之言于是琦悚然失色卻
立數步邵氏見聞錄治平初英宗即位有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

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開謀兩宮時司馬溫公知
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
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槩難之問歐陽公
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句
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使蘄州安置取空頭
敕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歐陽公言吾爲
魏公作書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氣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蓋
以此案二書所載不同私記毀琦特甚見聞錄譽琦又過當今竝不
取

丁巳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亳州水災饑民

九月丁卯詔復置武舉 初有詔以是日開邇英閣

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
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後盛
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
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閒日御講筵從之 丁
丑禮院奏準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爲禘祭案春秋
閔公卽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
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禘祭仁宗天聖

元年四月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內案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閒九禘八禘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禘明年未禘亦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享從之 辛巳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家請諡禮院奏懷德已葬難定諡從之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以疾告滿百日求便郡帝謂執政曰如劉敞豈易得邪復賜以告每燕見諸學士必問敞疾少閒否癸未命敞知衛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當給俸詔令特給 戊子詔免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李東之進讀以其自陳有疾求致仕也帝謂東之曰卿耆儒通識期於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先是帝亟欲肅正宮省東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齊

邸人方觀望願曲爲容覆嘗令押賜潁王生日禮物
故事王拜賜竟卽退帝諭王令留東之食冀其從容
也翼日見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帝甚悅
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奉人吳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
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廢置一夕
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
賜食殿門訴於押伴張觀詔令還赴延州與宜辨宜
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詔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
一百萬兵遂入賀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
目國主爲少帝故引伴有此對是失在使人不在引
伴宗沮服庚寅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人毋
俾生事司馬光呂誨乞加高宜罪不報是秋夏數
出兵寇秦鳳涇原鈔熟戶擾邊寨弓箭手殺掠人畜

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司馬光言周書稱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蓋言諸侯傲很不賓則討誅之順從柔服則保全之不避疆不陵弱此王者所以為政於天下也伏見去歲先帝登遐諒祚遣使者來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自誇于朝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為意使其怨對歸國今諒祚招引亡命點集兵馬窺邊伺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十餘族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齎詔撫諭彼順從則侮之傲很則畏之無乃非文王所以令諸侯乎若使臣至彼諒詐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禮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

廷將何以待之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御邊之策
擇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邊之急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猶恐不及豈可外示閒暇而養成大患也 壬

辰

〔攷異〕遼道宗紀本書十月壬辰朔李銳據朔攷知此月宋遼異朔宋以癸巳爲十月朔則壬辰乃九月晦也宋歷較遼爲密今以

宋朔爲定故附於九月末

遼主幸中京皇子梁王濬從遼主獵矢連

發三中遼主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
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遼主
喜爲設宴 冬十月庚子帝閱諸軍班直將校武藝
擢授有差 辛丑直祕閣同知禮院周孟陽告謝諭
閣門引對於延和殿久之自是數召見訪以時事最
後至隆儒殿在邇英閣後苑中羣臣所未嘗至也

癸卯禮院奏魏國公宗懿無後濮王無嫡孫故事宗
室推本位最長者承襲瀛州防禦使宗樸濮王第二

子今于本位最長詔封宗樸襲岐國公 戊午遼禁

民閒私刊印文字先是遼書禁甚嚴有以書傳入宋

地者罪至死至是復行此禁 庚申翰林學士賈黯

奏近詔令內外薦舉文武官堪備升擢及將領任使

臣見頃者下詔薦士或其人已有薦者而有它人薦

之則例皆責以別舉臣愚謂宜無限重複可擇所薦

多者特加擢用則庶幾得人從之 十一月甲子詔

中外文字不得連用受益二字以翰林學士賈黯奏

仁宗舊名所當避也 遼定吏民衣服之制 乙亥

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

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爲義勇初宰相韓琦言

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最爲

近之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于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與唐之府兵何異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詔從之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諫院司馬光累奏以爲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二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必大驚擾況卽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

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臣愚見河北河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還況陝西未刺之民乎帝弗聽光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閒耳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荅復曰君但見慶歷閒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無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偃藩宅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

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
矣 丁丑遼以乾文閣經籍多闕下詔求書命儒臣
校讎 己卯知桂州陸詵奏交趾使所議事帝因問
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
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成美專有此地韓琦曰向以黎
桓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乃始效順
山路險僻多潦霧瘴毒之氣雖得其地恐不能守但
當懷柔之耳是冬詵始案邊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
五峒首領詣麾下閱簡士丁得精兵五萬補置將校
更鑄印給之奏免兩江積欠稅物數萬交趾大恐因
遣使朝貢辭禮滋益恭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教土
丁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 以屯田員外郎知襄
邑縣范純仁爲江東轉運判官初純仁以著作佐郎

知襄城縣俗不蠶織乃下令勸使植桑有犯罪輕者
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慕效後呼爲著作林及徙
襄邑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縱馬暴民田純仁取
一人杖之主者怒白其事於朝有詔劾純仁純仁言
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
牧地隸縣牧地隸縣自純仁始純仁仲淹子也 庚
辰遼禁南京私造御用采緞私自貨鐵及非時飲酒
命南京三司每歲春秋以官錢饗將士 十二月庚
子知制誥祖無擇獻皇極箴賜詔獎之 丙午以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王疇爲樞密副使帝嘗謂輔臣曰
疇善文章歐陽修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赫赫之名
耳一日晚帝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容談中外事語
移時帝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之久矣非今日也不

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拜帝遣內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昃須疇入乃進內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望輕資淺在臺素餐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帝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丁未責授滁州團練使不簽書本州事知制誥祖無擇乞薄責公輔且不卽草詔帝欲并責無擇中書救之戊申坐罰銅三十斤知諫院事呂誨言疇自登科三十五年仕宦不出京城進身由徑從而可知公輔言其資淺望輕蓋欲朝廷選任賢才未爲過也責降太重士論紛紜竊爲陛下惜之伏乞復公輔舊官止奪其職移知僻小州軍俾令思過稍息紛紜之論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不報後數日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因奏審

刑院事對便殿從容又爲上言外議皆謂責公輔太重訖不從 以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爲環慶路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管句鄜延路蕃部公事慶州駐劄供備庫副使李若愚爲涇原路權駐泊兵馬鈐轄專管句本路兼權管句秦鳳路蕃部公事渭州駐劄令體測蕃情治其訴訟公事及有賞罰則與其帥議而大事卽以聞各許歲乘驛奏事團結疆壯預爲經畫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後數日又以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延而令昭明若愚專領本路諫官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況鈐轄寄重實均安撫使之權乎乞朝廷罷之精擇帥臣凡事一切付委庶

幾闔外之權得盡其用矣御史傅堯俞趙瞻皆有論
列訖不從瞻蓋屋人也王昭明等既至召蕃部酋

領稱詔犒勞賞以銀帛籍城寨兵馬計族望大小分
隊伍給旗幟使各繕堡壘每人置器甲以備調發仍
約如令下不集押隊首領以軍法從事知延州程戡
言蕃部所以亡去者邊吏苛暴爲西人誘略耳今昭
明等徒能呼首領慰恤以言犒以羊酒恐未足以結
其心也而甚動邊聽宜更置路分鈐轄都監各部一
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

〔攷異〕
李燾

曰程戡正傳云
從其奏誤矣

癸丑以河北都轉運使趙抃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抃前使蜀時言蜀人好妖祀聚
衆爲不法請以其首處死餘皆黥流及是復有此獄
皆謂不免抃察其無它謂囚曰汝輩能復業吾釋汝

罪皆叩頭乞自省乃止坐為首者餘釋不問蜀人大
悅宅日帝謂轉運使榮諲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
也 是歲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潁曹濮濟單濠泗
廬壽楚杭宣洪鄂施渝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
視疏治賑恤蠲其賦租 遼南京西京大有年西北
路招討使蕭珠澤 舊作朮
哲今改 召入朝封柳城郡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
盡十一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
皇帝

治平二年

遼咸雍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遼羣臣上遼主尊

號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

改元咸雍大赦冊梁王濬為皇太子百官賜級有差

甲子遼主如魚兒灤始朝廷遣王無忌齎詔責夏

國主諒祚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

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於邊吏辭多非實丁卯復

以詔戒其侵擾諒祚終弗聽以編排中書諸房文

字王廣淵直集賢院帝在藩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
卿獻其所爲文及書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
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閒好奔
競善進取稱爲第一鄉以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
二年之閒堂除知舒州薦紳已相與指目爲僥倖今
旣留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取外朝怪惑陛下方
涖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不次之位以率厲
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前此用皮公弼
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院將何以使
天下之人尙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凡再論列
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狂漸違
誓約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當時
經用舊人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尙在沔守環慶養

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聞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閒曾以罪廢然棄瑕收
使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
一方之寄詔以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

奏請自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
從之 丁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
饑民仍命駕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

庫副使孟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
路募兵司馬光言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
少而精則衣糧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
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
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亡此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爲難
知也邊鄙之臣無它材略但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

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或敗歸咎於己是以
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虛數不論疲軟無
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位苟且目前之術非爲朝廷
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指揮應在京
及諸路並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
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
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
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
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
士真國器也 庚寅遼命羣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
別表賀東宮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
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爲皇

子中外無閒言既卽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
宦官宮妾爭相熒惑并謂近臣中亦有異議者外人
遂云襄嘗有論議然莫知虛實帝聞而疑之數問襄
如何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
下錢穀事務餘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
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
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
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赴起居耳日高後卽入
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帝未嘗不變色及
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
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尙救解繼知帝意不回因奏
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帝入宮後親
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內中不見

文字然在慶寧卽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虛實未明
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
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爲謗議一人
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
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
此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
修曰疑似之謗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
更辨真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
久之學成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
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
僞撰臣乞沙汰內官奏稿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
亦賴仁宗保全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
辨真僞況無迹狀邪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謗

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
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和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在
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
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可許至是公弼奏事
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
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爲使襄主計訴
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不悅
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
公弼爲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
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 丙午降陝西轉運
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
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案問多
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

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錄囚 丁

已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
呂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祫明年
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
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
召者獨召親舊一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
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
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
耳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
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以禮部郎中兼御史
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
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冝

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

〔攷異〕李燾曰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英宗云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齎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奉錢之半固辭不受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

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卽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旣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邁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尙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邁等所學疏闕不可用新術爲密乃賜名明天歷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與共事必能協濟

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爲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既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衆然終不聞有所誠厲竊謂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

言耳求治有如漢宣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既未得去
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下既問之當察其言既用之
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
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
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修撰仁宗實錄自領
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
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
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
蒙降敕臣等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爲畢喪而
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
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從吉益
失之也天聖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
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

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遼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爲守備旣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尙有倔彊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張嗣復有疾改知

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議崇奉濮安懿

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辛丑詔監司

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之數先是

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

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

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

尚簡選人以四攷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

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

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攷頗增而知

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

其條約比天聖漸繇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

格者猶不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限監
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
十人皇祐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
疏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
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
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舉者避謗
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囂
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
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於
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
郎知太原府陳旭爲樞密副使呂誨言先朝任陳旭
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
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

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
旭出知定州臣等謫斥江外事旣兩罷曲直不斷人
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
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
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
用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沈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
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爲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
饋遺帝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
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卽問抗安在抗時爲廣東
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
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留語日旰日卿乃朕故人朕
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
旭也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
精爲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外因循惰職者衆未聞
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
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
會之閒朕何望焉夫緘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
者亡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
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閣門
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
訟旣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
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
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
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

皆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權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便宜以故漢超等得成功名而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爲法吏繩以深文如尹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諸將所宜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苟無大過願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奏近者皇子封拜並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

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於
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
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章二十餘
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
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
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
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
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
迭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
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
首言綱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
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退夷狄驕蹇而不擇
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

臣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
機務章十數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
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
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任亦不許竊以爲陛下
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
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
得自達邪 癸巳羣臣表請聽樂弗許五上表乃許
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爲新城巡檢救濮王宮火
帝識其面目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出遂姓名擢登
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三司久任判
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王珪
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類例一百
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泗州

人也。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鬪之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辭以討復漢唐之士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命試校書郎孫侔試將

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皆為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侔知來安縣秩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侔等皆以文行知名為知制誥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侔秩皆辭不赴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案其議曰謹案儀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

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譙國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中書又奏案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敕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斬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

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尙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洵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甲寅降詔罷尙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卿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列具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

爲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
詳奈何遽列上邪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
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
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
誨言朝廷旣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參合衆意明
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所司詔命反
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武皆稱父爲皇
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體略不相類
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
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
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敕意
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清
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爲陛下開

陳正論又將啓其閒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爲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誨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

（攷異）李燾曰誨前奏以六月二十九日丁卯

上後二奏不得其時今並附六月末

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

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

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勦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
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
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
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
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尙御天下
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
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
必不爲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焉願
陛下上稽古典下順衆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
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尙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
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
亥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

使相弼入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晝見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賈昌朝卒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以結宮宦官數爲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荅不允 庚辰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爲樞密使初彥博自河南入見帝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

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卽召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昇罷爲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公亮欲遣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昇去位帝遂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以端明

殿學士知成都府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蠶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貿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爲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結直以平物價帝歎曰衆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卽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

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宮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以知制誥沈遘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衆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爲稍弛所刺卒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遘召還真卿亦罷去事遂寢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遘善人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

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龍圖閣學士尋遷翰

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遽卒

致異李燾曰溝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卒在四年九月今并書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班屋皆摧沒甲午命鹽鐵副使楊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乙未下詔求直言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圮廬舍覆沒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閒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閒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

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閒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爲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愚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冝與奪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

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爲非以它人所言爲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虚心從善而皆行至誠則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矣呂誨言五行志曰簡宗廟廢祭祀水不潤下乃者濮安懿王一事始議或

將與仁廟比崇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
孝不足是亦幾乎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
荒厥災水去冬及春許潁等郡大荒臣謂尙方不急
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宜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
正在今日又曰辟遏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
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藩邸之舊清涂進用皆
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解古者以功績舉賢
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
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
也呂大防言雨水爲患此陰乘陽之沴因陳八事曰
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邊寇連謀
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遼以客星犯
天廟命諸路備盜賊嚴火禁 初議崇濮安懿王史

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爲人後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而帝亦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守前說以對大臣不便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諫職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既上有中人來問誰爲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爲之中人卽去事亦寢命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九月辛酉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賜修等銀帛有差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故事請上尊號陛下深自抑損以承天譴慰衆心望自今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旣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

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爲祕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并溢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濮安懿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則人心失天意睽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

追尊事第因濮安懿王建國爲之立長以爲嗣王世
世奉祀安懿王永爲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
大雨之眚何用禳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
琦妻以其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爲似蘇軾試祕
閣攷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
曰清臣不第則繆矣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
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
吾不之信民閒豈無疾痛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
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
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
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清臣第
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瀉絲淀 丙子以權御史
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

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二三執政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壬午太白犯南斗 以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臺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

著令則是內臣撓朝政此何可啓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小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朝政可回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閭山 庚寅以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午復以王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射獲虎大宴羣臣命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閒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宅職傅堯俞出使

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爲聖朝羞
之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
三司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讀中書編排文字孫
固爲諸王府侍講潁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
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刻背六經之旨願無留
意王曰錄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壬子以龍圖閣
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謂曰朕
素知卿忠純豈當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
之法無數更變 甲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
卷帝御延和殿服鞞袍觀之 以翰林學士馮京爲
南郊儀仗使闕御史中丞故也卽日更命給事中天
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
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配

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目矣卒赦之遼

耶律伊遜

舊作乙
辛今改

恃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

抑之爲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爲南京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卹孤惇禁姦慝邊境晏然議

者謂自裕悅

舊作于
越今改

休格

舊作休
哥今改

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孰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追逐使入內地邊臣坐

視不能救援遂使其餘孰戶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
人人各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
不納縱有所荅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
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
路有警則三路皆聳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
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
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
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
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
爲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訪中國虛實平居
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以誘脅孰戶迫
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客軍不足畏唯孰戶弓箭手
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

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既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陳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僞者並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

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爲改正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 辛亥遼以南京留守蕭惟信爲左伊勒希巴舊作夷裔畢今改南府宰相蕭德以老告歸優詔不許北府宰相姚景行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良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入

以

公

困

若

欲

若

公

私

實

台

既

未

入

及

西

上

書

其

以

治

兵

之

策

事

侍

御

知

雜

與

對

人

音

宮

步

吉

繼

對

臨

平

蕭

對

臨

臨

為

如

五

願

臨

以

繼

對

臨

臨

以

繼

對

臨

臨

以

繼

對

臨

臨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六十四

起柔兆敦祥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皇帝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丁巳遼主如鴨子河 壬

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帝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位則謳歌訟獄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

令自請外而有自命

攻異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首忤修意修乘間為上

言鎮以周公待琦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此出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

使改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褻貶失實也

先是知制誥韓維奏事便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

賞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

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

彰納善從諫之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

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含容以全近臣體貌

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為太重今又黜鎮而眾莫

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為陛下盡忠者

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

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

不近名然不為言者所與初延州夾河為兩城雉堞

卑薄嘗為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瞰城中戡調兵夫

大增築之後以爲利橫山酋豪怨諒祚欲以屬叛取
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則未易取也
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當乘此聽
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臣重生
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終弗
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臣
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邪還至鄧
城卒贈太尉諡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
張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帝謂執政學士獨王珪
能爲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
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爲不聞其
挾邪趙槩又以爲無迹故卒命之

〔攷異〕長編載御史呂
大防論趙槩舉張方平

錢明逸援引非人失大臣憂國致君之意乞下槩問狀以懲
不恪攷宋史大防方平明逸槩傳俱不載此事今亦不取

帝嘗

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帝不覺前席曰
朕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多不
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
撰仁宗實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
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爲不便罷之
然議者不以罷之爲便也 癸未遼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
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
事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
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
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
以劄子自辯帝意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執政乃相
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

爲后皇帝稱親又令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
卽園立廟以示非帝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丙子
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特遣中使召
與共議旣退外閒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爲
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齋實封文
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卽納繳御史告
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帝以御寶封告敕遣內侍
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
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帝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
卽降敕稱準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
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
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竝稱后
又降敕稱帝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

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樸候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主奉濮王祀事庚辰呂誨等又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啓邪議註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累具彈奏乞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竝用哀桓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爲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救朝廷

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
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
哉帝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
子并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
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
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戶五
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
濮安懿王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壬午詔罷
尙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
奏狀帝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
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爲理難竝立若以臣等爲有罪
卽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
之乃令出御史旣而曰不宜責之太重於是誨罷侍

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范純仁以待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不冝草制及封駁敕命遂徑以敕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敕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

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于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閒腹非竊歎者多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爲之別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竝從

責降聞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卽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亡興亡之機不可不審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 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帝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它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久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爲然適足累之也帝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據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修具以告軾

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甲午遼驛召武定軍

節度使姚景行入見遼主問以治道奏對稱旨復拜

南院樞密使又召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遼

主嘗有意南伐問景行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景行

曰自聖宗與宋人和好迨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

兵恐違先帝成約遼主以為然遂止 （政異）宋治平間無
啓邊釁之事遼史乃

云宋人好生事恐遼主借以為詞或疆
場小故宋史不盡載耳今從遼史書之 乙巳穎王府翊善

邵亢奏皇子穎王天質早茂嫵媁及期方陛下即位

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

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

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采舊典修撰穎王聘納儀

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

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

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
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臣御筵於

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於壁長七尺許（攷異）李燾日本紀在庚

申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侍御史

趙鼎趙瞻自使遼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

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帝

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

職帝數諭留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

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

諭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

仙游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

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

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

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三人相繼
皆出此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
大權逞其肯臆耳伏望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
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
欣誹謗之語更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同
責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卽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
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卽與堯俞詣政府白
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時
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
誨等係後來論列旣蒙遣逐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
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又奏乞早賜降
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
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

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 甲子
以都官員外郎黃炤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
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
源明而尙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
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炤中選帝又特批之奇與御史
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
崇濮王爲是深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卽與炤
竝命之奇入對帝面諭曰朕嚮覽卿所對策甚善而
有司誤遺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與人堂從子宗翰道
輔子也 是日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穎王
婦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
配記室韓維奏宜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媛攷古納采
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帝嘉納之

戊辰帝親錄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帝
對樞臣以彗爲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
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
邊也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
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
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
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裁置奉
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
典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
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
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
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
稱皇伯歷攷前世竝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

爵之道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致封還誥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傅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倡和旣撓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搢紳士民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綬

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爲沴今星

躔生變咎證昭灼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永惟四海

之內獄訟煩冤調役頻冗與鰥寡孤獨死亡貧苦甚

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

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巳

彗星見於昴如太白長丈五尺壬午孛于畢如月異攷

遼史作壬午彗星見于西方此從宋史 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戶部

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鄜延未至卒於道贈兵部尚

書謚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然喜燕遊好色故中閒

坐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

樸喪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

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

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

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
議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
獵以為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邪獵對曰
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為報
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
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
為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匹泌
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
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
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
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其
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
郎中 天章閣待制 陸誥為兵部郎中 鄜延路都總管

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帝嘗以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旣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穎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帝謂穎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以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穎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蹟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繇多難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

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爲衆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攽代之恕筠州人君錫良
規之子攽敞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
以災異避正殿有司誤奏毋臨喪乃爲輓辭二篇賜
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
範之碑庠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
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甓堂塗取卮酒
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自初
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
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
庠在洛陽邈子爲府屬所惡欲治之以法庠獨不冑
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以河東
轉運使吳充爲鹽鐵副使帝雅知充數問充所在會

充入覲帝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東纔半歲即

召入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仕庚戌罷

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殿前都虞候

容州觀察使郭逵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同

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于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詞

以進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留誥敕與執政

熟議弗聽逵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

吾非不知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

李端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攷異）李燾曰或云

韓琦知方平不附己猥曰西府久不用武臣知諫院邵亢御史

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

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逵黠

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壬子司天監奏彗星浸微

羣臣詣閣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表乃許之。是月遼境霖雨。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陝西戰兵四十五萬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爲兵數不少故降是詔。是日彗行至張而沒。戊辰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棘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于南廳。吏部流內銓進編修銓曹格敕十四卷。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襄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者太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

襄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襄德恭曾孫也 乙亥

遼主駐特古里

舊作拖古烈今改

丁丑以屯田員外郎王克

臣子孝莊為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尚

德寧公主故也初帝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人及選

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并其

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以毋廢學後又

出經籍及紙筆墨硯賜之 辛巳遼以戶部使劉詵

為樞密副使詵為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故

有是擢 六月乙酉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

州鹽酒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

田再考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丙

戌回鶻貢於遼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

之曰卿嶺外處畫無不當者卿延最當邊境故選用

卿今將何先說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在
安靜或欲示威也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爲務昨
王素爲朕言朝廷與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
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說曰素言是也陛下能
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卽天下幸甚 辛卯以太常

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
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

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
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
官旣從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
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
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
弔洵獨不往 甲辰準布

舊作阻
卜今改

貢于遼

己酉御

崇政殿疏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召
 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
 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
 逸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
 以張景所得最深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
 殿謂廣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
 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失之柔是以特書此言置
 之坐右以為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癸
 丑朔遼以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朮者今改為北府宰
 相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離畢今改蕭惟信為南院樞密使以
 同知南院樞密事耶律白為特里袞舊作惕隱今改 甲寅
 以屯田員外郎吳申為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
 代帝曰朕固知申遂擢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傅卜議

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竝居言職
丙辰遼南院樞密使姚景行致仕庚申遼錄囚辛
酉景行復爲南院樞密使 乙丑以奉國留後號國
公宗諤爲保靜節度使于是濮王子孫及魯王孫各
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帝之爲皇子辭疾不肯入
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是勸行及帝卽位
宗諤上十餘章論功帝不得已特遷奉國留後中書
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曰語勿太深也宗諤
在藩素嫉帝宗諤有庖夫善羊膾帝使之爲膾兩盤
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肉
笞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鳩殺之 丁
卯遼主如瀉絲淀以歲旱遣使賑山後貧民 八月
己亥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

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于天下又請追還
呂誨等皆不從卽稱疾求補外官帝曰學士朕所重
豈得輕去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遣內侍楊安道
卽家敦諭且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
太迫也又數令其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
復上章請出故有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以知制誥史館修撰蔡抗爲龍圖閣直學士知
定州帝謂抗曰第行且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留營
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兵感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濮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
于園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王
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立帝爲皇子珪請
對而後草詔後有閒珪者是日御藥珠殿召珪設紫

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卽命卿矣翼日又賜盤龍金盆一珪惶恐以謝帝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讒語朕今釋然無疑矣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至此

癸亥詔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爲定員有闕卽檢勘至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日月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卽不在此例

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犯銷金并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

罪連宗室大辟皆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
攽輕薄無行多結交富貴舉人不可爲開封試官又
言趙及所壞倉米十八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并劾
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
默除御史時攽有戲言默用此怒故妄彈奏攽默又
屢言濮王不宜稱親帝以爲疏繆故黜之御史劉庠
奏乞留默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金衣送開封府推
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爲言者帝疑之卞
曰真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
且非祖宗立法意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院傅卞言
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托以親戚濫及高
貴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若有
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

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邨柵段木嶺初環慶
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卽遣諸將分屯要
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
副使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
戒諸寨無得逆戰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
蕃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銀甲氈帽以督戰挺
先選彊弩八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
流矢遁去復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
營賊遂驚潰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
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嫚辭須己得歲賜復攻圍大順
城鄜延經略安撫使陸誥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
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卽止其歲賜銀帛牒
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誥得宥州報

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四反卒不敢入
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
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縣君任氏墳域爲園
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
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止歲賜銀
帛陸誥言西戎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詔問之
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彼多姦詐或疑朝廷畏己則
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以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
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
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
少閒矣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帝已不豫然
近臣尙未知也于是皇子穎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
從之 丁亥詔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于未

行閒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
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以同簽
書樞密院郭逵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
州逵懇辭簽書帝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
罷政第領樞職往以重使權甲午詔宰臣參知政
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帝謂中書曰
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
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
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
以來十數年閒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
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彊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
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
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

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
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一路
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士
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
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
館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
時大臣薦舉隨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閣闕人乃
試而館閣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
期是薦舉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
勞老病之人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
校官八人皆用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
未嘗有所擢用臣謂此八員者宜仍舊它員或闕卽
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

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
爲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于
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
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
稅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
凡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旣委公
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
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應歷文
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十一月甲寅以
慶州蕃官都巡檢司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于
大順城有功也于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
之戊午帝不豫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

及皇子潁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馬光奏曰今歲彗星彰見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
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旣不收麥仍未
種西戎內侮邊鄙未安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
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
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
海內孰甚于此伏望止羣臣所上章表卻尊號而弗
受更下詔書深自咎責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
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康復天時豐穰然後推崇徽
號何晚之有臣承乏侍從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
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出則錯立族談腹非竊
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可者是敢妄進狂瞽
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順帝問兩府策將

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止歲賜遣使齎詔往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元康定之喪

師以動帝意（攷異）宋史韓琦傳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然則引寶元康

定事者非彥博也當時在樞府者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所言今從長編琦曰兵家須料彼此

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

也詰之必服帝竟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

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

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輔

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祚服罪否帝力疾

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

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

專遣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

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鄙延環慶涇原秦鳳

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
 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亡之人亦不得更
 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為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
 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
 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
 韓琦等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柰
 何琦曰願大王朝夕勿離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
 琦曰非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
 事皆筆于紙 十二月壬午遼以知樞密院事楊績
 為南院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丁酉以
 西京留守哈珠舊作合
尤今改為南院大王旋出蕭珠澤為
 武定軍節度使 遼主以楊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
 今治亂人臣邪正遼主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玠劉

誥而已然誥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
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邪正陟
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嘗諭誥曰卿勿憚宰相時
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勢焰方熾誥奏曰臣于伊遜
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詆未幾出誥
爲保靜軍節度使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
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
以安衆心帝領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
王爲皇太子琦曰必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
批于後曰穎王頊琦曰欲乞卽今晚宣學士降麻帝
復領之琦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
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退而草制壬寅立
皇子穎王頊爲皇太子帝旣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

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柰何皇子始聞命辭于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為父後者勳一轉 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是年遼放進士張臻等百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